

恋爱一种

张旻

前不久见到几位老友,其中一对夫妻,和他们不见已有三十多年。当年我们在一个单位上班,他俩就在那时开始谈恋爱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两人先后出国,后一块回国创业。这次意外和他们重逢,令我一下想起了那些往事。当年,他俩之间的恋爱在单位比较引人关注,原因一是两人的性格貌似不相合,二是他们各自的原生家庭不在本市同一区县,这在当年算是“异地恋”。两人后又出人意料地辞职出国,步调一致,默契果断,更令人记住了他们。

这回,我们终于有机会聆听他俩讲讲当年的恋爱故事。话题的由头是一个老问题:你俩是谁追的谁?他俩都笑了。妻子小徐说,关于这件事,实事求是讲,我俩都认为是对方先发出信号。这一说法也得到丈夫小严的认可。他俩就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一天中午在食堂排队打饭菜,小徐听到

在她前面的小严对身边一位同事说,我刚从外面开会进来,没去宿舍拿饭盆,不知道食堂师傅肯不肯借我一个饭盆。小徐手里有两个饭盆,通常一个打菜肴,一个打米饭,她当即不假思索对小严说,我有两个饭盆,借你一个。小严说,你两个饭盆不是都要用吗?小徐说,没关系,菜可以放在饭上面。这天下午下班后,小徐偶然从自己宿舍的窗口看到对面男职工宿舍那边,小严行色匆匆从外面回来,进宿舍后又出来,手里拿着饭盆去走廊一头的盥洗间刷洗。稍后,小严在把饭盆还给小徐时说,不好意思,这会儿才来还你,中午吃过饭马上又出去开会了,才回来。小徐笑嘻嘻回答他,我看到你回来的,看到你洗饭盆,说明你中午确实走得很急。

“事情到这儿,我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。”小徐自认为。可是,小严则已从中感觉到一些不寻常。毫无恋爱经验

的小严,曾特别留意一位前辈同事向他传授的经验之谈:如果一个女孩子的目光停留在你身上超过五秒,你就可以确定她对你有意思。小徐那个傍晚在宿舍门口对他说的话,可能无意识,却已确证对他有一次长长的注视。收到如此明确的信号该作何回应?小严告诉我们,他思考了三天。三天后,他主动去找小徐,告诉她想约她“见个面”。小徐说,小严的这一表示令她感到非常突然,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领会错了。小徐后来也了解到“五秒”之说,她反问小严,难道你就没想过,那一刻我的关注可能只是你手里的饭盆?不过小徐并没有当场回绝。她告诉我们,她也思考了三天。三天后,两人开始相处。

这个故事里,两人都煞有介事提到的“三天”,令我颇费思量:在那三天里他们都思考了什么呢?小徐倒是告诉我们,在被小严表白三天后,她对自

己说,这不是很好吗?这一答案,似乎更像是对那只不期而至的命运之手的突然触摸作出的反应。在各自的三天后,他们似乎都重新看见了对方。

我注意到,久远的往事在他俩的讲述中,始终没有出现通常会有不同版本,在我看来,其原因并不在于两人对事实难得有如此一致的、精确的记忆,而在于他们彼此间早已习以为常的互补性,这却恰是源于当年貌似不合的性格状态。

在我将近著《丰德园》《秋霞圃》题赠老友时,小严适时将他的手机放在我眼前,屏幕上有他们夫妻俩的姓名——他的心思不言而喻。

人类的恋爱种种,百说不厌,她的发生始终无规律可循,变幻莫测,因人而异。但无论怎样,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自己是知道的,这正是人生中难以言喻的美妙之处。

忍寒词忆强斋

顾建清

忍寒,为龙榆生号。龙榆生,名沐勋,字榆生,江西万载人,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词人,词学成就与夏承焘、唐圭璋并称,主编《词学季刊》,著有《风雨龙吟室词》《忍寒词》《唐宋词格律》《词曲概论》《唐宋名家词选》等。强斋,乃丘琼荪先生号。丘琼荪,名琪,嘉定方泰人,古典音乐理论家、上海文史馆馆员,著有《乐律举要》《燕乐探微》《白石道人歌曲通考》《历代乐志律志校释》《诗赋词曲概论》等。

忍寒与强斋相交往,探讨学术,提携相长,情愫相契,于忍寒《鹧鸪天·闰重三之次日喜嘉定丘琼荪见过》中可见一斑。其词云:“寂寞丹铅祇自亲。窥园忽已过芳辰。春归与我干何事,客至

难能是可人。倾苦茗,接清尘。宫商剖析味津津。李唐遗谱凭重订,同作熙熙乐世民。”从词序可见,此次强斋造访忍寒应是1955年的上巳节第二日,在新中国欣欣向荣之气氛中,相见格外高兴。词中记两人探讨音乐、音律,又及诗词,“剖析宫商”“重订遗谱”,兴味盎然。

以“鹧鸪天”述朋侪诣访,犹涵深情。词家言“鹧鸪天”取名于唐人郑嵎诗“春游鸡鹿塞,家在鹧鸪天”。又言出于唐人郑谷诗,人称郑谷为“郑鹧鸪”。鹧鸪声似“行不得也哥哥”,言情事,以类义。故词牌“鹧鸪天”,制义抒表离愁别绪与深情回忆。此忍寒之蕴藉,故以“鹧鸪天”词忆强斋也。



夏日清流 李海波/摄

山水间

郑瑞英

乘一骑轻帆
与云朵一起
在山水间合个影

摇曳的竹影
是未尽的笔墨
在生活的别处
写意曲径通幽

总是长途跋涉
才能看到翩飞的彩蝶
山间跳跃的精灵
以及满目的青山秀水
还有你眉眼里的清秀
和面对山水时的
盈盈笑意

记忆中,昔时村里的不少人家,屋后都有竹林。

在孩童的眼中,竹林不仅仅是难得的乐园,更是藏满了宝藏的地儿。尤其是春来时,一场雨过后,近乎一夜之间,细细的、尖尖的笋芽,便争先恐后地从土里探出了脑袋。过个五六天,待它们长到筷子般长时,便可挖掘食用了。作为竹林送给乡民的第一份春之欣喜,春笋有“百搭菜”之称。笋丝蛋汤、咸肉炖笋、凉拌笋、油焖笋……道道佳美爽口,为农人的饭桌增添了一味时鲜。

春天的竹林里,常会听到“啪啪”之声,于一片寂静中显得殊为惊心。那是蓄满力量的笋,正如急行军般向上

竹影里的时光

钟穗

拔着身高。用不了多久,它们已身姿高挺,间或有蝉声从中溢出——此时已是暮春光景。

夏日的竹林,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。清晨,孩子们已奔至林中。最活跃的是男孩,一个个显本事似的,爬到竹的高处,还炫耀地摇起了竹竿,弄出“哗哗”声响。更有将自己幻想成“武林高手”的孩子王,将竹林当成了“练功场”,在那拈花飞叶。翠绿欲滴的竹林,伴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,犹如一幅心旷神怡的风景画,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到了秋天,万物空明,植物们大多挂上了金帆,唯有竹依旧用最朴素、最真诚的青翠,于瑟瑟秋风中,自守一尘

不染。不想却引来归巢的鸟儿,栖息其中,啁啾出婉转悠扬的欢腾鸣叫。

万物皈依,百鸟失声的冬季,竹却风采依旧。有时,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过后,便有顽童去竹林里摇竹。冰雪落到帽顶、衣上,冷不防又落到脖子里,遂急忙缩脖,整个竹林都被这动作逗乐了——簌簌有声,不想惊扰了草丛里的野兔,冷不防窜出,飞也似的消失在林子深处。

纷纷扰扰的尘世间,有风来,有雨过,有鸟飞,有花落。虽早已搬离老屋,却时常会于脑中勾勒这样一幅袅袅于烟尘外的画面:靠在老屋的墙角,晒着和煦的阳光,眯眼听竹林中,风儿细语,鸟儿吟唱……